

古村流韵鸚鵡吳

◎ 张振营



鸚鵡吳村地标

当我从宽敞平展的水泥路人村，看到村容整洁，一排排砖混结构的平房井然有序，并没有多少惊奇，因为在中原这样的村庄太多了。而当我进入村子中央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模样：休闲广场上，几个圆石盘组成一个特殊的造型，上面雕刻着“中国传统村落鸚鵡吳村”几个描红大字。几名妇女坐着聊天，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坐在旁边的小瓦门楼前看人来人往。这里是鸚鵡吳新村老村的过渡带，石头院墙、石头屋、石板路，从村东到村西，我有种恍若穿越时空的感觉。

鸚鵡吳的由来

鸚鵡吳是个古村，一条古道穿村而过，东到许昌西到洛阳，从鲁山县城过来的一条路，翻越山岭，跨过村南的大浪河，在东西街的中央形成丁字路口。

丁字街上有几处老房子还能看出商铺的模样，遥想当年，马蹄声声、铃铛阵阵，青石板街道上那深深的辙痕似乎还回响着铁轮走过时隆隆的余音。

村子有多古老？村南鸚鵡吳崖顶有座菩萨庙，庙内碑文记载其初建于唐玄宗年间，内敬送子观音；村东高岗上有“三官庙”，坐北朝南，正房三间，门额上有石刻“天地水府”，正中是天官，专为人间赐福；左边是地官，专为人间赦罪；右边是水官，专为人间解危。三官又称“三元大帝”，是尧、舜、禹的化身。古人敬畏自然，又对灾难束手无策，供三官寄予消灾化难的愿望。东边紧挨着的两间房是老君庙和龙王庙。庙前碑文记载，复建于明嘉靖四十四年壬戌孟夏吉日。初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仅复建已有459年。从这些庙宇的建造时间推算，鸚鵡吳村至少有1300多年的历史。

鸚鵡吳村坐落在鲁山县城东北7.5公里处的丘陵上，村南是从西向东的大浪河，村子就像被大浪河揽在臂弯里。大浪河南岸有一处宽约二百米，高百米的悬崖，因崖壁上有个天然石洞，里边住着成群的鸚鵡，而被称为鸚鵡崖。

当年吴家祖先从远方逃难而来，见这里山清水秀，崖对面的缓坡地藏风纳气，于是便在坡地上采石筑屋定居下来。见从崖洞里飞出的鸚鵡遮天蔽日，十分壮观，加之缺粮少食的吴家先祖从鸚鵡洞里捡回成袋的鸚鵡蛋救了命，遂给村子取名鸚鵡吳。

鸚鵡吳的石头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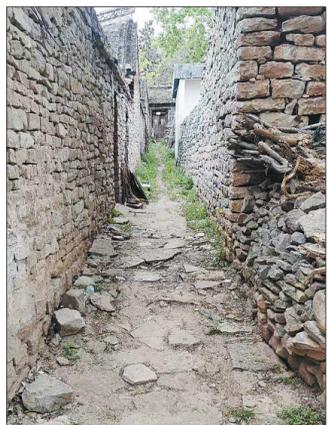
鸚鵡吳一带盛产青石，青石也叫石灰石，是烧石灰、做水泥的主要原料。鸚鵡吳人，睁眼闭眼见到的都是这种石头，青石成了村民的建筑材料和生活日用品材料。起房建屋用青石，修桥铺路用青石，筑堤护坡用青石，养牛喂猪的石槽、磨面碾米的磨和碾、打麦碾场的碾、盛水的缸、捣蒜和辣椒的石杵和石臼也都由青石制作而成。

欣赏鸚鵡吳的石头建筑可以从村子最高处的三官庙出发，经过千年皂角树下，来到了丁字街口，顺主街一路向西，从村西头下到河坡，在河坡上的道路上边走边观赏沿河而建的房舍，到桥头拐到南北街回到丁字路口。

丁字街的西南角是一排五间的石头房，石墙灰瓦，与周边民房最大的区别是房脊上没有五脊六兽，只有一溜顺砖压脊。房前没有院墙，是很大一块空地，种着农作物。没有门窗的房屋显然已废弃，能看得出来这是过去生产队的公房。我仔细打量着哪里是存粮的仓库，哪里是牲口棚。我还想象得到儿童们在场院里推桶撞的场景，还有冬天人们在屋里围着火堆开会的场景和夏天的早晨牛把式把



吳鏡堂烈士故居



幽深小巷

轱子牛牵出来拴到那棵大槐树上刷毛的场景。

鸚鵡吳村的建筑结构是以丁字街口为中心，沿略微弯曲的石板街道向前延伸，两边是一座座石头院子，还有几条从街道向两边延伸的巷子，巷子尽头还是院子。除了主街，大浪河北岸面也是一排院落。

我在河岸上对着一座院子发呆，院落的三面石墙都是我站立的地方往上垒石，到四米左右的地方与高处的石岸连接形成平台，然后在平台上造房舍。这是在逼仄的地方造出一方生存空间。我敬佩这家人的毅力。建造这所房子不知耗费了他们多少精力，也许是几代人的心血

石墙石屋



才有了如此模样。

鸚鵡吳的石头建筑全是由棱角分明的石块组成的，它们像健美的男人，一层层的石头就是男人身上发达的肌肉，粗犷豪放。

吴家先人在此落脚时，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得先有个遮风避雨的场所。一路走来身上银两已所剩无几，而此地有的是石头和树木，于是他们就取材，钎锤叮当声中，山石裂成小块，他们或抱或扛，垒石成墙。他们不计酷暑，不畏严寒，不惜汗水，更不在乎手上磨泡起茧，只在心里默默祈祷，早日建成自己的栖息地。

他们当中不乏实践中造就的能工巧匠，一把拐尺量直角，一根垂线保竖直，一根平线为找平。在手锤的敲击打中，石块大小结合，厚薄搭配，层层向上，天天增高。石块之间不用泥巴，不用石灰，更没有后来才有的水泥，它们能紧密地组合在一起，诀窍就是其中的一个个小石片，它们起到了紧固和找平的大作用。挺拔平展的石墙立了起来，伐木成梁、成檩、成椽，割荆条织笆，笆上摊泥，泥上粘瓦，内墙糊草泥，一座石头房就这样建成了。房屋简单，生活简陋，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金不换的安乐窝。

添了儿子又添孙子，建房造屋的步子就停不下来了。祖屋旁添新屋，新屋变旧屋，依山就势，能建房的地方都建成房屋，院落和房屋交错中就有了一条条小巷。

初时的石屋并不好看，随着生活的进步，就有了错落有致的二进院、三进院，有了高门楼和石板台阶，有了石雕的飞禽走兽和楹联，石屋的别致和优雅就出来了。在大街小巷徜徉，品味的是抱朴守真、清静自然。而站在河对岸的崖顶观看，山峦环抱，小河缠绕，绿树掩映，在夕阳金色的光晕里，错落有致的石头房如仙境里的宫殿一般虚幻缥缈。

百年转瞬如烟，有的石屋屋顶坍塌但石墙屹立，犹如祖先的风骨。

在岁月更替中，有人进了城，有人在村东新村中建了砖混结构的新屋，老人带着小孩儿成为石屋的守望者。但老屋永远是这里走出去的人心中的精神家园。

古村走出的革命者

在鸚鵡吳西南角的大浪河岸边有座

三进的院落，当年可称为豪宅，如今只剩中间一进，堂屋和东西厢房都很破败，但从雕花的门窗上还能看出昔日的富足。有谁能想到从这里竟走出一位大名鼎鼎的革命者。

革命者叫吴镜堂，这里是他的故居，村东北建有吴镜堂烈士墓和纪念馆。1896年出生的吴镜堂是中共鲁山党组织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

青年时代的吴镜堂并没有因自己家境殷实而安于现状，饱读诗书的他更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目睹兵灾匪祸和贪官污吏、地主豪绅残酷压迫农民，便立志寻求救民救国之路。

1925年春，吴镜堂投笔从戎，在建国豫军任秘书，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12月，受党组织派遣，吴镜堂肩负开辟伏牛山根据地重任回到鲁山。

1929年3月，他领导建立中共鲁山小组，任组长。借建国豫军的公开身份，吴镜堂在国民党县党部的民团大队举办“党务训练班”和“队长训练班”，培养革命骨干；建立秘密革命组织“铁血团”，为开展革命积蓄力量。9月，中共鲁山特别支部建立，吴镜堂任书记。在吴镜堂的领导下，中共鲁山党组织在当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基层政权基本被控制。国民党省党部惊呼“鲁山已赤化”，并伺机镇压。同年10月下旬，吴镜堂准备发动的武装暴动计划暴露，吴镜堂被捕，12月31日在鲁山县城箭场街英勇就义，年仅33岁。在狱中，他写下“革命不怕死，临死岂心惊。亲友千行泪，事业泰山中。一日撒手去，乱山终古青。”的豪迈诗句。吴镜堂还有较深的文学造诣，有《狗的革命史》《吞炭集》等小说和杂文传世。

大浪河与鸚鵡崖

鸚鵡崖是鸚鵡吳村一景。大浪河名大实为小河，水清冽而波澜不惊，水自西向东而来，却被鸚鵡崖迎头一击，水流打个转弯形成漩涡，久而成潭，名曰鸚鵡潭。潭水盈丈，壁上石洞幽深，据说村民曾冒险攀岩进洞躲避过匪患，革命者吴镜堂也曾在洞中藏过武器开过秘密会议。壁上的崖柏虽奇形怪状，但棵棵雄姿焕发，英气豪放。前些年曾有人覬觎一棵崖柏，准备拿炸药崩掉，被村民阻拦后两人丢掉工具车落荒而逃。

河水出鸚鵡潭缓行一里左右再次被岸边土崖拦阻，又成一潭，因崖坡之上有数株紫藤，花开之时花瓣散落在潭中，花香四溢，因此此潭被称为葛花潭。

两潭之间有白沙滩相连，相映成趣，时有白鹭在沙滩小憩。两潭之间这一段河道比较狭窄，水流会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好像用簸箕簸粮食发出的声音，因而就有了金簸箕和金蛤蟆的传说。每到夜深人静，金簸箕声音更为响亮，人们听着这种奇妙的声音，顿时心旷神怡，如听仙乐。金簸箕的响声不定时更换地方，有时在鸚鵡潭口，有时在葛花潭口，有时在中间的上水石处。只要金簸箕的响声在上水石处时，金蛤蟆就跟着哇哇地叫，它一叫，天气必变，晴变阴，阴变晴，比天气预报还准。

这里石屋古朴，河水荡漾，石崖陡峭，崖柏苍郁，崖壁连翘、石斛、金银花、野蔷薇、山菊花等交替开放，集老屋、奇石、怪树、野花、山泉、鸟群等奇观为一体，实为乡村寻幽探险、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借助乡村振兴的东风，村里聘请高端建筑设计机构进行规划设计，一个包含古村保护、河道治理美化、民宿、红色教育基地等元素的美丽鸚鵡吳呼之欲出。

本版图片由张振营提供

爱国将领任应岐

◎ 王锦霞

1934年11月24日，国民党北平陆军监狱。任应岐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在牢房里开始练武。

此时，他还不知道，蒋介石关于处决他和吉鸿昌的手令已到，午时三刻就要被执行枪决。

快正午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办公厅派出科长朱式勤为监刑官，带领行刑人员来到监狱，提出吉鸿昌和任应岐，出示南京方面电令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判处死刑之判决。

任应岐仰望蓝天，悲愤难鸣。

早年，任应岐追随孙中山，东征北伐，救国救民。一步步走来，他都以国家和民族为重，无愧于党和国家，无愧于自己和民族。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任上，任应岐率先通电全国，抗议日本增兵青岛，促蒋停止内战，号召全民抗日，后又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议院参议。

193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任应岐与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并被推选为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那时候，他的妻子已怀有身孕，女儿不到两岁。可是组织抗日武装、抵御外侮是头等大事，所以他将变卖家产得到的45000大洋全部捐给了大同盟，丝毫未为日后家庭生活考虑。

1934年11月9日，任应岐与吉鸿昌等人在天津国民饭店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时遭到军统特务刺杀受伤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五十一军军法处，后又秘密押至北平陆军监狱。

革命事业自有后来人，任应岐对革命前景充满了信心。至于自己的秘密身份，也许是身后所争议的事，但自从他举手宣誓的那天起，从接受秘密任务那时起，就有了思想准备。

为人夫、为人父，总要给妻子孩子一个交代。任应岐素来纸质，在遗书中嘱咐妻子：天津不能久住，因为无钱之关系。家眷仍回河南为佳，与姐姐同住一处。

行刑的时间就要到了，他又续写遗书道：“大丈夫有志不能伸，有国不能救，痛哉！”

任应岐的铮铮铁骨跃然纸上。下午一时，任应岐与吉鸿昌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42岁。

一名爱国将领，壮志未酬，实乃千古遗憾！

1934年11月26日，国民党在北平出版的中央直属党报《华北日报》报道“吉鸿昌、任应岐在陆军监狱枪决”。

当时的《新天津》报道：任应岐妻和吉鸿昌妻26日到平领尸。陆军监狱当局已准予27日晨9时领

尸。吉、任之妻各备棺木，重新装殓，暂停平市某庙，定期运回原籍安葬。

毛泽东主席得知任应岐英勇就义的噩耗，痛心不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他称赞任应岐将军坚持革命，没有叛变。

李先念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任应岐题词：人民儿子！

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曾讲到并肯定过任应岐。

任应岐遇害后，其妻子在部属及朋友们的资助下，带着装殓了他遗体的棺材，拖儿带女辗转多日才回到河南。后部属捐资在鲁山县城东关置买了30亩地，暂时将任应岐安葬于此。

任应岐一心救国救民，备受家乡人民钦敬。1952年，他的女儿任秀霞按照鲁山的老规矩往老家迁坟，民众得到消息后自发沿途为将军送行，灵车走不了几步就被人拦下，众人烧纸祭奠将军，任秀霞磕头致谢膝盖都跪烂了。从城东关到县城北的马村仅有十里地，却走了一天。

天黑了，当年任应岐将军的随从马振营直接把灵车迎进自己家中。这是一个常人万万想不到也做不到的事儿。

第二天，沿途拦棺烧纸祭奠的民众依然不断，直到天黑才运到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老家。30多里地，整整走了两天。

国家追认烈士有严格程序，由于任应岐的后人早不愿给国家添麻烦、为父亲要名誉，未提出申请，加之资料欠缺等原因，故任应岐将军一直没有得到烈士的荣誉，他的历史功绩也鲜为人知。

马家有着优秀的忠孝传承，马振营当年有惊天义举，他的后人马超红更是一位义士。他在家庭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几十年为任应岐追认烈士和查证其党员身份搜集资料而奔走，还成立了任应岐学术委员会，为国内专家学者及热心人士提供交流平台。

2020年11月24日，鲁山县召开任应岐吉鸿昌将军就义86周年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史料座谈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及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有关专家出席了会议。在鲁山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在任应岐追烈小组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追烈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烈士救国难，义士报恩行；漫漫追烈路，处处见真情。红色经典，既讴歌那些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鲜血和生命的革命先烈，也吟诵那些知恩感恩报恩的像马超红这样的出色后人。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永不停歇。任应岐的鲜血没有白流，鲁山县追烈小组的心血没有白费，今年7月9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已批复，追认任应岐为烈士。

悠悠古村临津寨

◎ 鲁厚之

临津寨位于郑县堂街镇境内，始建于明末，重修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迄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第一红石古寨”“古村寨博物馆”。临津寨坐落在碧波荡漾的北汝河畔，溪流环绕着红色的石头寨缓缓流淌，一直流向北汝河，是保卫村寨的第一道屏障。

古寨原为张姓人家在此繁衍生息，明万历年间（1573年始），山西洪洞县一支朱姓人家移民至此。清道光初年，朱家朱紫贵、朱紫云、朱紫峰三兄弟靠盐业发迹，其中朱紫峰当上了二品盐运使司。咸丰末年（1861年），面对纷繁乱世，朱氏三兄弟为保家护宅，建起了石寨。为了确保寨子的安全，他们在寨外和寨内修建起9道防御屏障。

朱氏三兄弟的大宅院都按明朝王府规制建设，虽是以中轴对称，一进多院为主，院落的中轴线上没有客厅和堂楼，属全国唯一打破风水布局的宅院，并且院落间有许多死胡同、活胡同。目前，寨里保存比较好的有朱家深宅9处、张家大院2处，还有3间明代老屋。临津寨民居建筑从明至清，在时代上没有缺环。它们集中地出现在一个村落中，这在中国实属罕见。在北京城里现存的9999座古代建筑中只有一间半是明代民居，想不到临津寨居然有3间。临津寨填补了中国古建筑在村寨方面的

空白。

穿行在临津古寨的巷子里，就像走在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书页里，难以自拔。一股悠悠的古韵袭上心头：每一块红色的石头里也许藏满无尽的秘密，想当年修筑城墙的工匠们该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里寄托着他们对和平、安宁的几多憧憬与向往；南街进北街出的朱家，想当年该是多么的富有与阔绰，结结实实的拴马石里走出来一拨拨达官与富商，高大的门楼里藏着那一本厚厚的令人读不尽的大书；房屋上的每一块砖雕刻着不同的花纹，想当年那是怎样的匠心独运，一笔一画里画满了朱家三兄弟的智慧与远见。

100多年过去了，临津寨历经沧桑，为什么能保存完好？这个问题不能不令人思考：百姓素质高是其一，朱家三兄弟的为人是最主要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德行是无限的。朱氏三兄弟早已作古，但他们富裕不忘乡邻，能为村寨的平安做好事，乡邻自然就把他们牢牢地记在心，见房舍而睹人，怎么会破坏呢？再说朱家弟兄的创业精神给临津人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朱氏兄弟虽死犹生，和睦乡邻，保一方平安及艰苦创业改变命运的精神与日月同辉，如江河久远。临津寨不是一座普通的古寨，它是一座历史的纪念碑。悠悠的古村、悠悠的古韵在讲述着一个悠长的人生话题。